

东京审判

有些日本战犯判太轻

1945年,多国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许多原本不可一世的日本将领和政客丑态毕露,妄图摆脱罪责。实际上,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引发争议,有不少检察官认为:“有些战犯判得太轻。”



石需要此人协助自己对抗中共。

至一度产生过流亡菲律宾的念头。

美国是最大赢家

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为了给菲律宾“面子”,甚至“慷慨”地赦免了一名日本战犯。时任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请求蒋介石赦免一名曾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军官,因为他救过数名菲律宾人的命,其中包括罗哈斯本人。蒋介石答应了罗哈斯,亲自出面赦免了这名日本战犯。事实上,蒋介石一直对菲律宾“爱护有加”,他曾在抗战时期大力帮助菲律宾流亡人士。二战结束后,他又是最早承认菲律宾建国的外国领导人之一。1949年,面对解放军的攻势,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展的审判无疑最受关注,25名被告都是权倾日本朝野的大人物,包括4名首相、4名外交部长、5名陆军大臣、2名海军大臣以及多名外交官,其中有14人为陆军将领,3人为海军将领。历史学家指出,尽管当时名义上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战胜国的法官联合组成,但实质上,审判的最终结果由美国主导。

总体来看,东京审判判得并不重,20多人中,只有7名甲级战犯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处死刑。这个结果可能是美国早就策划好的,因为美方实施东京审判的目的不在于严惩日本战犯,而是借“审判秀”来展示美国要对日本实施“法治化改造”,向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展示“美国在法律上的公正”。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正式开始,持续了约两年,进行了数百次开庭。出席审判的除了被告、法官和检察官外,还包括约100名各国记者及数百名观察员。此外,先后有800名证人出庭作证,庭上共使用了约1000份文件证据。

为了显示审判的公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允许被告花较长时间进行辩护准备,事实上,法庭总共耗资数百万美元替被告寻找所谓的“无罪证据”以及证人。此外,法庭还给每名被告指派了美国律师(尽管大部分日本被告有日本律师),从而避免日本律师因不熟悉西方法律而导致被告在法庭上吃亏。

在东京审判中,那些昔日的日本掌权者丑态毕露,他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基层官兵,或表示“自己对战争罪行”不知情”。他们还善于利用东京审判存在的诸多漏洞,例如审判期间,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被告之间的语言沟通并不顺畅,因为日本被告大多不懂英语,而法官和检察官大多不懂日语。尽管法庭配备了约150名懂日语的日本翻译,但由于审判过程非常复杂,所以各方难以沟通。部分被告乘机回避法官和检察官提出的尖锐问题,他们支支吾吾地回答,有时能蒙混过关。

由于最终仅有7名被告被判死刑,以至于不少检察官感到不满。例如,来自菲律宾、荷兰等国的检察官认为,侵华战争的重要策划者梅津美治郎(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理应被判处死刑,但他拒不认罪,结果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历史学家认为,东京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罚战犯的作用,而审判过后,最大的赢家是美国,那些逃过一死的日本战犯们对美国感恩戴德,美日关系由此加深。

(摘自《检察风云》)

中国最大王妃墓的福祸相依

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里,赵妃墓——这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直被作为监狱临时关押点。这座墓位于河南新乡市,属于明代潞简王的妃子赵氏。准确地说,她是在死后才被追封为妃子。然而她的墓地却采取了皇后才能有的制式。在任何朝代,“逾制”作为挑战皇帝权威的行为,都是最严重的罪名。然而,这座过于奢华的王妃墓,却得以幸存。

朱元璋的规矩

万历十二年(1584年),明帝国四海升平,皇帝朱翊钧决定把他唯一的胞弟朱翊鏐,分封到卫辉府,即今天的河南卫辉市。这是两百多年前,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草莽出身的太祖皇帝对臣下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王朝建立之后,在诛杀功臣宿将的同时,他决定恢复被废除千年的分封制度,以保证朱氏的天下不被外姓夺走。他把自己的儿孙分封在重镇,“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赋予极大财力和军政司法权力。朱元璋认为,没有什么将领能比自己的孩子更尽忠职守。

老皇帝凭借自己的威信可以掌握局面,新皇帝未必必了。朱元璋死后,继位者是他的孙子建文帝。新皇帝感觉到分封诸王正在严重威胁中央的统治,开始推行削藩的措施,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起兵攻破南京,夺取了皇位。他在即位后,收缴了各个王国的护卫军,其中一些是自觉地解除了军权。藩王成为被国家供养但没有实权的贵族。



皇帝哥哥的好处

开国时,朱元璋要求他的子孙臣民保持俭朴之风。然而到了两百多年后,先帝的教训早已烟消云散。15世纪末,弘治年间,王府的奢靡之风已经开始威胁国家经济。到万历这一代,事情更是不可收拾。万历皇帝疼爱弟弟朱翊鏐。潞王府工程耗费了40多万两白银。而在此之前,潞王的婚礼则花掉了9万两。

万历十七年,22岁的朱翊鏐离开北京,去住自己的封地。赵氏作为潞王母亲李太后的侍女,被太后赐给自己,照顾并监督任性的亲王。皇帝为弟弟的女儿朱翊鏐动了500多艘船,千余匹马,以及3万多士兵和民工。帝国国库里的白银,又少了20万两,这大约是万历初年国库一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与此同时,潞王还在河南获得了四万顷土地。户部尚书因为拿不出足够的银子,只好辞职回家。当时有大臣警告说,王室不加节制的奢靡和侵占土地,“天下之乱自此始矣”。但万历皇帝并没有听进去。

当潞王在属地的凤凰山下开始修建陵墓时,万历皇帝听到地方官说陵墓超过应有的规格,过分奢华,并未申斥责罚。更何况,他自己的陵墓也花掉了数百万两白银。

潞王的陵墓建成了,总面积达400余亩,在明代藩王中首屈一指。布局与皇帝陵几乎没有差别。潞王在自己的墓旁边超越规制,为赵氏也修建了陵墓,地宫面积比自己的还要大40度平方米,实属罕见。

难以预料的幸与不幸

朱翊鏐死于万历四十二年。据说,是因为母亲去世,按照分封藩王的规矩,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属地去吊唁,悲伤而死。死后的谥号是潞简王,“简”这个字意味着他没有做过什么了不得的事,值得记载的只有他的奢靡敛聚。

而庞大的皇家宗室,在这时已成为帝国最严重的负担之一。在明帝国后来的几十年里,供养分封皇室的开支,超过了全国官吏俸禄的总和,几乎占到全国税粮收入的五分之一。

朱元璋为保证朱家江山而制定的祖训,正在急速地把帝国推向衰亡的深渊。随着崇祯皇帝自缢,帝国土崩瓦解。潞王的陵墓,却近乎奇迹般地幸存于明末的战火。满族人建立新的帝国之后,为了拉拢中原的读书人,没有大张旗鼓捣毁前朝皇室贵族的陵墓。潞王陵被拍卖出去,为一个五台山僧人所有,被改造为佛教的活动场所。1954年8月,河南省为解决省内关押场所不足的矛盾,借借赵妃墓的原有围墙在墓地旁修建了简易监舍和武警营房。直到2005年12月,监狱搬迁,赵妃墓才得以恢复。此前50多年的囚禁,让这座陵墓幸运地躲过了劫难,成为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皇族陵墓之一。

幸与不幸,就像朱元璋定下分封儿孙的制度一样,难以预料。(摘自《新商报》)

澳“白人至上”组织曾专门袭击亚裔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约百人伤亡。制造这起震惊全球枪击案的元凶是28岁的澳大利亚“白人至上”主义者布伦顿·塔兰特。外界普遍认为,此事暴露出澳大利亚当年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阴影不散。30多年前,澳大利亚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专门攻击亚裔,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2002年9月,一个名叫范通奇伦的恐怖分子刚从西澳大利亚州监狱释放,就发表声明谴责西澳大利亚州首脑加洛普和州司法部长麦金蒂“迎合亚裔少数族群”。一时间,亚裔社区人心惶惶。这是怎么回事?范通奇伦又是谁?

其实,范通奇伦自己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1947年,他出生于荷兰,他的父亲是爪哇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后来,他们一家人移民澳大利亚。范通奇伦成年后曾作为澳军的一员参加过越南战争。他的思想何时受到“白人至上”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从军队退役后,范通奇伦就前往澳大利亚各地寻找新纳粹组织,同许多奉行“白人至上”的新纳粹组织串联。一开始,范通奇伦想效法希特勒通过选举夺取政权。1984年澳联邦大选期间,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联邦参议员,但却只获得1077张选票,黯然落选。既然选举这条路走不通,范通奇伦决定组建一个“白人至上”组织大干一场。1985年4月,他发起成立了新纳粹组织“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成立之初大量散发传单,仅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一地就分发超过40万张影印传单,这些粗俗的传单上印着“没有亚洲人”“白人革命是唯一解决办法”“有色人种移民:涓涓细流现在成了洪水”以及“亚洲人滚出去或种族战争”等口号。如此众多传单引起澳民众对这个组织的关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被认为只有约100名成员,实际影响力“微不足道”。



1989年8月,澳大利亚警方抓到范通奇伦等该组织的领导成员。1990年8月,澳法院对

于“和平手段”没能“唤醒”澳民众,1988年初,范通奇伦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发起针对亚裔的袭击活动,妄图以恐怖手段把亚裔赶出澳大利亚。1988年2月,范通奇伦一个手下的家在一场未遂保险欺诈活动中被烧毁,这给了他“斗争灵感”,他很快组织起一系列针对亚裔开设的饭店和商铺的纵火袭击与燃烧弹攻击,以此恐吓亚裔并煽动起种族战争。据统计,从1988年9月到1989年5月,范通奇伦和他的打手们焚毁了5家亚裔开的饭店,迫使许多餐馆和商店停业甚至破产。在一起爆炸袭击事件中,他们还“成功”引发族群对立。通过这一系列举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怖袭击臭名远扬,亚洲国家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迅速下滑。

正所谓恶有恶报,在一场审判中,范通奇伦突然倒下被送往医院,不久他坐上了轮椅,最终法院判决强制他离开西澳大利亚。据报道,2007年,“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和“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工人工会”已被解散。(摘自《环球时报》)



清扫公路的康延岭一回头,看到一个女人正蹲在自己的三轮车旁狼吞虎咽。那可是老伴为自己准备的午饭,这个人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不管青红皂白就给吃了?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他急忙一瘸一拐地往回走,走近一看,只见这女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蓬头垢面,身上套着好几件大小不一的衣服,脏得已分不出青红皂蓝,黝黑的脚上,一只穿着开了胶的破皮鞋,一只穿着露脚趾的花布鞋,左胳膊抱着孩子,黑乎乎的手,抓起饭盒里的饭菜往嘴里填,吃几口,又拿过水壶仰脖灌两口,一看就是个疯子。

“咋偷吃我的饭?”康延岭上前问道。“啊?”也许疯女人吃得过于专注,连康延岭来到眼前都没有发现,听到问话,吃了一惊,囁地站起来,转身就跑。

“别跑,看车!”康延岭大声提醒。话音未落,就见一车大卡车呼啸而来,疯女人一下慌了神,忽左忽右躲闪着,两腿一别,跌倒在公路中间。“啊!”康延岭惊恐地闭上了眼睛。“吱——”,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大卡车停了下来,康延岭睁眼一看,车头离疯女人不足一米远。

卡车司机和一个押车的跳下车来,脸都吓得焦黄,一看没有撞到人,才把心放回肚子里。司机

转而火气上冲,撸起袖子,指着疯女人大声骂道:“他妈的,你找死啊!”

女人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忍住了,反过来对司机劝解说:“你看她这样子,肯定是个精神病,多亏你手

了起来,转身就顺着公路向前跑去。可没跑出多远,又一个跟头,跌在地上,怀里的孩子摔出了老远。康延岭的心被揪了一下,担心把孩子摔坏了,可奇怪的是,孩子并没有哭,疯女人又迅速爬起来,抱起孩子又跑,跑出一百多米,钻进了一片杨树林。

卡车司机骂骂咧咧地上了车,把车开走了。康延岭转身要回去工作,可看到地上有一顶虎头帽,心想这一定是刚才那疯女人丢的,就捡了起来。只见这顶虎头帽做得十分精致,大红的绸缎面料,黄色的圆耳,黑色的眼睛,绿色的眉毛,蓝色的鼻子,宽宽的嘴巴,脑门上有一个大大的“王”字,边缘上镶一圈白色的兔毛,两边还缀着金黄色的穗子,只是很长时间没洗了,脏乎乎的。康延岭看了看,本要扔进垃圾袋里,但想到疯女人也许会回来找,就挂到了三轮车车上。

康延岭又抄起扫帚扫开公路。康延岭是这段国道的养路工,今年整整六十岁。自从这条国道开通以来,十几年了,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坚守在这里。这段路有几个路口,几座桥梁,路边几棵杨树,几棵柳树,树杈朝哪,树上有几个喜鹊窝,他都像自己手上的纹络一样清楚。扫着扫着,来到一个桥头,停下来,把右腿蹬

疾眼快技术好,要不然……你消消气……”康延岭的话还没说完,就见疯女人一下子站

了起来,转身就顺着公路向前跑去。可没跑出多远,又一个跟头,跌在地上,怀里的孩子摔出了老远。康延岭的心被揪了一下,担心把孩子摔坏了,可奇怪的是,孩子并没有哭,疯女人又迅速爬起来,抱起孩子又跑,跑出一百多米,钻进了一片杨树林。

卡车司机骂骂咧咧地上了车,把车开走了。康延岭转身要回去工作,可看到地上有一顶虎头帽,心想这一定是刚才那疯女人丢的,就捡了起来。只见这顶虎头帽做得十分精致,大红的绸缎面料,黄色的圆耳,黑色的眼睛,绿色的眉毛,蓝色的鼻子,宽宽的嘴巴,脑门上有一个大大的“王”字,边缘上镶一圈白色的兔毛,两边还缀着金黄色的穗子,只是很长时间没洗了,脏乎乎的。康延岭看了看,本要扔进垃圾袋里,但想到疯女人也许会回来找,就挂到了三轮车车上。

康延岭又抄起扫帚扫开公路。康延岭是这段国道的养路工,今年整整六十岁。自从这条国道开通以来,十几年了,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坚守在这里。这段路有几个路口,几座桥梁,路边几棵杨树,几棵柳树,树杈朝哪,树上有几个喜鹊窝,他都像自己手上的纹络一样清楚。扫着扫着,来到一个桥头,停下来,把右腿蹬

疾眼快技术好,要不然……你消消气……”康延岭的话还没说完,就见疯女人一下子站

了起来,转身就顺着公路向前跑去。可没跑出多远,又一个跟头,跌在地上,怀里的孩子摔出了老远。康延岭的心被揪了一下,担心把孩子摔坏了,可奇怪的是,孩子并没有哭,疯女人又迅速爬起来,抱起孩子又跑,跑出一百多米,钻进了一片杨树林。

疾眼快技术好,要不然……你消消气……”康延岭的话还没说完,就见疯女人一下子站

小说连载
桥洞里的阳光
齐建水

